

朱子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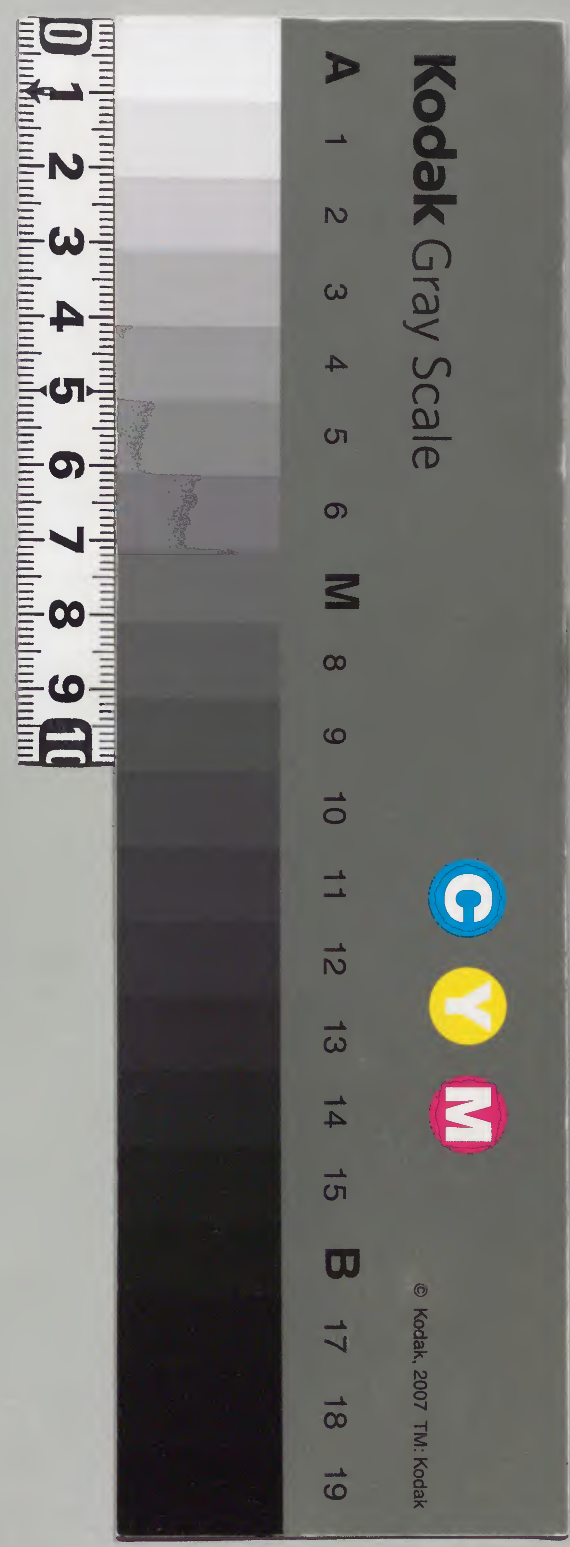
八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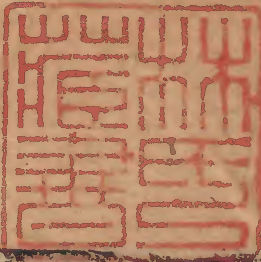
詩

九	四	〇	八	漢
二	一	八	八	書
四	八	二	八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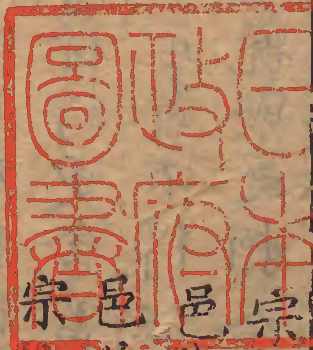
九	四	〇	八	漢
二	一	八	八	書
四	八	二	八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32)
函號	298 252





重録朱子語類卷第八十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邑後學禮部郎中汪國楠

邑後學禮部主事江起鵬

宗後學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林同校

宗後學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歙後學中書舍人吳養志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宗後學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詩一

經領

卷八十

只是思無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詩皆思無邪

溫柔敦厚詩之教也使篇篇皆是機刺人安得溫柔敦厚

璘

因論詩曰孔子取詩只取大意三百篇也有會做底有不

會做底如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此是顯然譏

刺他到第二章已下又全然放寬豈不是亂道如載馳

詩煞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又如鶴鳴

做得極巧更含蓄意思全然不露如清廟一昌三歎者

人多理會不得注下分明說一人倡之三人之和之譬如

今人挽歌之類今人解者又須要胡說亂說祖道

問刪詩曰那曾見得聖人執筆刪那箇存這箇也只得就

相傳上說去賀孫

問詩次序是當如此否曰不見得只是楚茨信南山甫田

大田諸詩元初却當作一片又曰如卷阿說豈弟君子

自作賢者如洞酌說豈弟君子自作人君大抵詩中有

可以比並者底有不可如此看自有這般樣子賀孫

與詩傳不同。以下論詩

詩人只見他恁地重三疊四說將謂是無倫理次序不知

他一句不胡亂下文蔚曰今日偶看棫樸一篇凡有五

章前三章是說人歸附文王之德後二章乃言文王有

作人之功及紀綱四方之德致得人歸附者在此一篇

之意次第甚明白然遐不作人却是說他鼓舞作興底

事功夫細密處又在後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緇紀四方
四方便都在他線索內牽着都動文蔚曰勉勉即是純
亦不已否曰然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後文
章真箇是盛美資質真箇是堅實文蔚

恭父問詩章起於誰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無故言者皆
是鄭康成有全章換一韻處有全押韻處如頌中有全
篇句句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
自欠了一句前輩分章都曉不得某細讀方知是欠了
一句賀孫

李善注文選其中多有韓詩章句常欲寫出易直子諫韓
詩作慈良坊

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為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

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莊重

與風異可學以下
論風雅頌

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析衛為邶鄘
衛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
邶有邶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邶音者係之邶有邶音者
係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
亦按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按大
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
相度其辭目為大雅小雅也大抵國風是民庶所作雅
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云小序漢儒所作有可

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偽

器之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鄭漁仲之說言出於朝廷者為雅出於民俗者為風文武之時周召之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為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制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為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倒因說嘗見蔡行之舉陳君舉說春秋云須先看聖人所不書處方見所書之義見成所書者更自理會不得却又取不畫者來理會少間只是說得奇巧之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其不敢泛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存此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却因周禮說幽詩有幽雅幽頌即於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興賦又別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鈞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為況者比

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函之所以為雅為頌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葉亦不敢如此斷令只說恐是亡其大雅

問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是所係者小大雅是所係者大吻鹿鳴其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問變雅曰亦是變用他腔調爾大抵令人說詩多去辨他序文要求着落至其正文闕關雉鳩之義却不與理會王德修云詩序只是國史一句可信如關雉后妃之德也此下即講師說如蕩詩自是說蕩蕩上帝序却言是天下蕩蕩齊詩自是說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是說後世子孫

賴其祖宗基業之意他序却說齊予也豈不是後人多被講師瞞耶曰此是蘇子由曾說未然亦有不通處如漢廣德廣所及也有何義理却是下面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幾句却有理若其只上一句亦不敢信他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後面其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樂中之詩禮義在何處王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爾若鴉之奔奔相鼠等詩却是譏罵可以為戒此則不然其今看得鄭詩自叔于田等詩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

淫亂之詩而說詩者誤以為刺昭公刺學校廢耳衛詩
尚可猶是男子戲婦人鄭詩則不然多是婦人戲男子
所以聖人尤惡鄭聲也出其東門却是箇識道理底人
做雅

林子武問詩者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
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
讀看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如韓愈說數句其聲
浮且淫之類這正是如此義剛

問比興曰說出那物事未是興不說出那物事是比如南
有喬木只是說箇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說
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閔睢亦然皆是興體比底只是

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却不同周禮說以六詩
教國子其實只是這賦比興三箇物事風雅頌詩之標
名理會得那興比賦時裏面全不段費解今人要細解
不道比說為是如奕奕寢廟不認得意在那他人有心
處只管解那奕奕寢廟樹興以下賦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閔睢麟趾相似皆是興而
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閔閔睢鳩本是興
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
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
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
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

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則不入題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說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個

比雖是較切然興却意較深遠也有興而不甚深遠者比而深遠者又係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拙底常看後世如魏文帝之徒作詩皆只說風影獨曹操愛說周公其詩中屢說便是那曹操意思也是較別也是乖義別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却淺

興意雖闊而味長賀孫

詩之興全無已鼻

振錄云多是假他物舉起全不取其義

後人詩猶有此體

如青青陵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皆是此體方子。捥錄同

六義自鄭氏以來失之后妃自程先生以來失之后妃安知當時之稱如何下學。以六義

或問詩六義注三經三緯之說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却是裏面橫弗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熹

器之問詩傳分別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只管滯却許多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箇如栢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人胸中發出意思自好看著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木之問詩傳說六義以托物興辭為興與舊說不同曰覺舊說費力失本指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說將起或別

自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唐時尚有此等詩禮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別借此物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有將物之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指只伊川也自來見得看所說有甚廣大處子細看本指却如此若上蔡怕曉得詩如云讀詩須先要識得六義體面這是他識得要領處問詩雖是吟咏使人自有興起固不專在文辭然亦須是篇篇句句理會着實見得古人所以作此詩之意方始於吟咏上有得曰固是若不得其真實吟咏箇甚麼然古人已多不曉其意如左傳所載歌詩多與本

意元不相關問我將維天其右之既右享之今所解都
作左右之右與舊不同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
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父母之類如我將所云
作保佑說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佑到伊故
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右助之右問振鷺詩不是正
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曰看此文意都無
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
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
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然今併受胙於諸
獻既畢之後主與賓尸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
以多事如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

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
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
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
乎古人祭禮是大段有節奏賀孫

詩序起關雎后妃之德也止教以化之大序起詩者為之
所之也止詩之至也敬仲大序以

聲發出於口成文而節宣和暢謂之音乃合於音調如今
之唱曲合宮調商調之類敬仲

詩大序亦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國史方子

詩纔說得密便說他不看國史明乎得失之迹這一句也
有病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

得大序未必是聖人做小序更不須說他做小序不
 會寬說每篇便求一箇實事填塞了他有尋得着底猶
 自可通不然便與詩相礙那解底要就詩却礙序要就
 序礙詩詩之興是劈頭說那沒末由底兩句下面方說
 那事這箇如何通解鄭聲淫所以鄭詩多是淫佚之辭
 狡童將仲子之類是也今喚做忽與祭仲與詩辭全不
 相似這箇只似而今閑撥曲子南山有臺等數篇是燕
 享時常用底叙賓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語又曰詩
 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詩有詩中分明說是某人某事者
 則可知其他不會說者而今但可知其說此共事而已
 韓退之詩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高

大序亦有未盡如發乎情止乎禮義又只是說正詩變風
 何嘗止乎禮義

問止乎禮義曰如變風柏舟等詩謂之止乎禮義可也桑
 中諸篇曰止乎禮義則不可蓋大綱有止乎禮義者

止乎禮義如泉水載馳固止乎禮義如桑中有甚禮義大
 序只是揀好底說亦未盡

詩大序只有六義之說是而程先生不知如何又却說從
 別處去如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多不知
 先儒何故不虛心仔細看這道理便只恁說却後人又
 只依他那箇說出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若說不盡處
 又須穿鑿說將去又詩人當時多有唱和之詞如是者

有十數篇序中都說從別處去且如蟋蟀一篇本其風俗勤儉其民終歲勤勞不得少休及歲之暮方且相與燕樂而文遽相戒曰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蓋謂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其憂深思遠固如此至山有樞一詩特以和答其意而解其憂爾故說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一旦死然以死則他人藉之以為樂爾所以解勸他及時而樂也而序蟋蟀者則曰刺晉僖公儉不中禮蓋風俗之變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禮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必無是理也至山有樞則以為刺晉昭公又大不然矣若魚藻則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

天子之詩也采菽則天子所以答魚藻矣至鹿鳴則燕享賓客也序頗得其意四牡則勞使臣也而詩序下文則妄矣皇皇者華則遣使臣之詩也棠棣則燕兄弟之詩也序固得其意伐木則燕朋友故舊之詩也人君以鹿鳴而下五詩燕其臣故臣受君之賜者則歌天保之詩以答其上天保之序雖略得此意而古注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於上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却說得充分明又如行葦自是登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言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薦厚之意已見於言語之外二章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為惟樂末章祝頌其既饌此酒

皆得享夫長壽今序者不知本旨見有勿踐履之說則
便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耆台
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耆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
成其福祿細細碎碎殊無倫理其失為尤甚既醉則父
兄所以答行葦之詩也鳧鷖則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
詩也古者宗廟之祭皆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
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此詩假樂則公尸之所以答鳧鷖
也今序篇皆失之又曰詩即所謂樂章雖有唱和之意
祇是樂工代歌亦非是君臣自歌也道夫

詩書序當開在後面升卿。以下小序。

敬之問詩書序曰古本自是別作一處如易大傳班固序

傳並在後京師舊本楊子注其序亦摠在後德明

王德修曰六經惟詩最分明曰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
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意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
却自分曉見作詩集傳待取詩今編排放前面驅逐過
後面自作一處文蔚

詩序作而觀詩者不知詩意節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
是被他壞了某文看得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
手合成一序愈說愈踈浩云蘇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
雖不取下面言語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專信序
又不免牽合伯恭九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要出脫回

護不知道只為得箇解經人却不曾為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浩

詩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詩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又其序與詩全不相合詩詞理甚順平易易者不如序所云且如葛覃一篇只是見葛而思歸寧序得却如此毛公全無序解鄭間見之序是衛宏作序極有難曉處多是附會如魚藻詩見有王在錫之言便以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類甚多

因論詩歷言小序大無義理皆是後人杜撰先後增益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更不能發明詩之大旨纔見有美之廣矣之句便以為德廣所及才見有命彼後

車之言便以為不能飲食教載行葢之序但見牛養豕踐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考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耆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淺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為后妃之志事固不倫矣况詩中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哉桃夭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為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為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耶其他變風諸詩未必是刺者皆以為刺未必是言此人必附會以為此人桑中之詩放蕩留連止是淫者相戲之辭豈有刺人之惡而反自陷於流蕩之中子於

詞意輕儂亦豈刺學校之辭有女同車等皆以為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為刺忽而作者之於忽所謂淫昏暴虐之類皆無其實至遂目為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况其所以失國正坐柔懦闊疎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而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為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詩序巍然冠於篇首不敢復議其非至於解說不通多為飾辭以曲護之者其誤後學多矣大序却好或者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書小序亦只是只如堯典舜典便不能通貫一篇之意堯典不獨為遜舜一事舜典到歷試諸艱之外

便不該通了其他書序亦然如書大序亦疑不是是安國文字大抵西漢文章渾厚近古雖董仲舒劉向之徒言語自別讀書大序便覺軟慢無氣味必不作也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尤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賓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亂說話便都被人看破了詩人假物興辭太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興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合作周

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
祈黃耆亦是歡合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為養老乞
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抑詩中
闕煞有好語亦非刺厲王如於乎小子豈是以此指其
君無厲王是暴虐大惡之主詩人不應不述其事實只
說謹言節語况厲王無道謗訕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
地指斥曰小子國語以為武公自警之詩却是可信大
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
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
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
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道理如此一

似里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說把持放鷗何以見先
王之澤何以為情性之正詩中數處皆應答之詩如天
保乃與鳴鹿為唱答行葦與既醉為唱答蟋蟀與山有
樞為唱答唐自是晉未改號時國名自序者以為刺僖
公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
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但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
作詩者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便又說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到山有樞是答者便謂子
有衣裳弗曳弗婁寔其死矣他人是偷子有鍾鼓弗鼓
弗考究其死矣他人是保這是答他不能享些恬活徒
恁地苦澁詩序亦有一二有憑據如清人碩人載馳諸

詩是也昊天有成命中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
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序者恁地附會便謂周公
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
說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一
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
說着地如何說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
及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某神便說某事若用以祭地
不應只說天不說地東萊詩記却編得仔細只是大本
已失了更說甚麼向嘗與之論此如清人載馳一一詩
可信渠却云安得許多文字證據某云無證而可疑者
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某因

云今人不以詩說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
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

孫賓

詩序多是後人妄意推想詩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
古人之詩雖存而意不可得序詩者妄誕其說但疑見
其人如此便以為是詩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莊姜之
詩却以為刺衛頃公今觀史記所述頃公竟無一事可
紀但言某公卒子某公立而已都無其事頃公固亦是
衛一不美之君序詩者但見其詩有不美之迹便指為
刺頃公之詩此類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無其實至有
不能攷者則但言刺詩也思賢妃也然此是汎汎而言

如學廣之序言德廣所及此語最亂道詩人言漢之廣
 矣其言已分曉至如下面小序却說得是謂文王之化
 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
 也此數語却好文云看來詩序當時只是箇山東學究
 等人做不是箇老師宿儒之言故所言都無一事是當
 如行葦之序雖皆是詩人之言但却不得詩人之意不
 知而今做義人到這處將如何做於理決不順某謂此
 詩本是四章章八句他不知作八章章四句讀了如敦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戚戚兄弟莫
 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幾此詩本是興詩即是興
 下四句言以行葦興兄弟勿踐履是莫遠意也又云鄭

衛詩多是淫奔之詩鄭詩如將仲子以下皆鄙俚之言
 只是一時男女淫奔相誘之語如桑中之詩云衆散民
 流而不可止故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
 衆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詩自緇衣之外
 亦皆鄙俚如采芣采芣青衿之類是也故夫子放鄭聲
 如抑之詩非詩人作以刺君乃武公為之以自警又有
 稱小子之言此必非臣下告君之語乃自謂之言無疑
 也卓

詩

問語傳盡撤去小序何也曰小序如碩人定之方申等見
 於左傳者自可無疑若其他刺詩無所據多是世儒將
 他謚號不美者揆就立名爾今只考一篇見是如此故

其他皆不敢信且如蘓公刺暴公固是姓暴者多萬一
不見得是暴公則惟暴之云者只作一箇狂暴底人說
亦可又如將仲子如何便見得是祭仲某由此見得小
序大故是後世陋儒所作但既是千百年已往之詩今
只見得大意便了又何必要指實得其人姓名於者詩
有何益也 大雅

問詩傳多不解詩序何也曰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
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
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
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豁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
其為謬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

多牽強處某嘗與之言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
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
一冊其他謬戾辨之頗詳 輝

鄭漁仲謂詩小序只是後人將史傳去揀并看謚却附會

作小序美刺 振

伯恭黨得小序不好使人看着轉可惡 振

器之問詩叶韻之義曰只要音韻相叶好吟我諷誦易見
道理亦無甚要緊今且要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三二
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若只管留心此處而於詩之義
却見不得有何益也又曰叶韻多用吳才老本或自以

意補入 木論詩韻

問詩叶韻是當時如此作是樂歌當如此曰當時如此作
古人文字多有如此者如正考父鼎銘之類學可

問先生諺詩率皆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詩自然叶
韻方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
章亦多是叶韻因舉王制及老子叶韻處數段又曰周
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疏
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備用

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
得密後隔開了離騷注中發而箇例在前朕皇考曰伯
庸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修能耐紉秋蘭以為佩後
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其有楚詞叶韻作子厚名

字刺在漳州方子

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為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車
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敷字然後與下
文佩玉瓊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
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却當作尺
馨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創得此例
然楚詞紛余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能音耐然
後下文紉秋蘭以為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
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為定也闕祖
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熟尋得當時不會
記今皆忘之矣如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

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是協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怠違才老欲音嚴為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來讀楚辭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只恁打過去也錄詞中庸奏格

無言奏音族平聲音駿所以毛詩作駿字

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六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因言商頌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稽不濫不敢怠違吳氏云嚴字恐是莊字漢人避諱改

作嚴字其後來因讀楚辭天問見嚴字都押入剛字方字去又此間鄉音嚴作戶剛反乃知嚴字自與皇字叶然吳氏豈不曾看楚詞想是偶然失之又如兄弟閱于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吳氏復疑侮當作露以叶戎字其却疑古人訓戎為汝如以佐戎辟戎雖小子則戎女音或通後來讀常武詩有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則與汝叶明矣言古之謹諺皆押韻如夏諺之類散文亦有押韻者如曲禮安民此叶音茲則與上而思辭二字叶矣又如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下叶音護禮運孔子閒居亦多押韻莊子中尤多至於易錄辭皆韻語也又云禮記五至三無處皆協口廣

知子之來 功之雜佩以贈入之此例甚多 作字作做保字

作補往近王勇近音既說文作新誤寫作近替

問詩叶韻有何所據而言曰叶韻乃吳才老所作某又續

添減之蓋古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

口讀之全失古人誦歌之意煇

詩音韻間有不可曉處因說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韻

與古合處牛升因問今陽字却與唐字通清字却與青

字分之類亦自不可曉曰古人韻疎後世韻方嚴密見

某人好考古字却說青字音自是親如此類極多木之

器之問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德言語自恣地好當

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

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

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徽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有韻

相重密本朝和詩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

詩木之

論讀詩

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體

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

者方看得方子以下後

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亦

要逐字將理去讀便都壞了淳

問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與周禮字較實詩無理會

只是看大意若要將序去讀便礙了問變風變雅如何
曰也是後人恁地說今也只依他恁地說如漢廣汝墳
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是文王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
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寓

公不會看詩頭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
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
詩便見得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
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
思令自家善意油然而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
下如着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個

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恁平直說後自好底如燕燕

末後一章這不要看上文考下章便知得是恁地意思
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那人着義剛

林子武說詩曰不消得恁地求之太深他當初只是平說
橫看也好豎看也好今若要討箇路頭去裏面尋却怕
迫窄了義剛

讀詩之法且如白華管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如此之遠
何哉又知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作人只
是說雲漢恁地為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
兩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畧有些意思傍着不須深求只
此讀過便得個

看詩且看他大意如衛諸詩其中有說時事者固當細考如鄭之淫亂底詩苦苦搜求他有甚意思一日看五六篇可也個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叙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人費盡氣力本做後尚做得不好義別

讀詩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或每日令人誦讀却從旁聽之其話有未通者累檢注解看却時時誦其本文便見其語脉所在又曰念此一詩既已記得其語却逐箇字將前後一樣字通訓之今注解中有一字而兩三義者如假字有云大者有云至者只是隨處旋紐捏耳非

通訓也管

先生因言看詩須并叶韻讀便見得他語自整齊又更略知叶韻所由來甚善又曰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到小雅以後極好蓋是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它裏面說得儘有道理好仔細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但可觀其大槩也銖

問以詩觀之雖千百載之遠人之情為只此而已更無兩般曰以其看來須是別換過天地方別換一樣人情釋氏之說固不足據然其書說盡百千萬劫其事情亦只如此而已况天地無終窮人情安得有異又大看詩不要死殺看了見得無所不包今人看詩無興底意

思節○以下論
讀詩在興起

讀詩便長人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
不緊要然興起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
格長豐水有芭武王豈不仕蓋曰豐水且有芭武王豈
不有事乎此亦興之一體不必更注解如龜山說関雎
處意亦好然終是說死了如此便詩眼不活又

問向見呂丈問讀詩之法呂丈舉橫渠置心平易之說見
教其遵用其說去誦味來固有箇涵泳情性底道理然
終不能有所啓發程子謂興於詩便知有着力處今讀
之止見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而已不知其他如何着
力曰古可為法惡可為戒不特詩也他書皆然古人獨

以為興於詩者詩便有感發人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
發者正是被諸儒解殺了死着詩義興起人善意不得
如南山有臺序云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蓋為
見詩中有邦家之基字故如此解此序自是好句但緣
如此說定便局了一詩之意若果先得其本意雖如此
說亦不妨正如易解若得聖人繫辭之意便橫說豎說
都得今恣以一義解定易便不活詩所以能興起人處
全在興如山有樞隄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
有車馬子有衣裳耳小雅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
人之意以譽賓如今人宴飲有致語之類六間有叙賓
客答辭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六是此

意古人以魚為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儀禮載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本一套事後人移魚麗附於鹿鳴之什截以嘉魚以下為成王詩遂失當時用詩之意故胡亂解今觀魚麗嘉魚南山有臺等篇辭意皆同菁莪湛露蓼蕭皆燕飲之詩詩中所謂君子皆稱賓客後人却以言人君正顛倒了如以湛露為恩澤皆非詩義故野有蔓草零露漙兮亦以為君之澤不下流皆局於一箇死例所以如此周禮以六詩教國子當時未有注解不過教之曰此興也此比也此賦也興者人便自作興看此者人便自作比看興只是興起謂下句直說不起故將上

帶起來說如何去上討義理今欲觀詩不若照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熟讀徐徐玩味假彷彿見箇詩人本意却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如人拾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要須辨得出来若被舊說一局局定便着不出今雖說不用舊說終被他先入在內不期依舊從它去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六曲為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闕為辨破然終是不見時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又曰變風中固多好詩雖其間有沒意思者然亦須得其命辭遺意處方可觀後人便自做箇道理解說於其造意下語處元不

及究只後代文集中詩亦多不解其辭意者樂府中羅敷行羅敷即使君之妻使君即羅敷之夫其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正相戲之辭又曰夫婿從東來千騎居上頭觀其氣象即使君也後人錯解了須得其辭意方見好笑處又大

學者當興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事謂如拾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也卷阿召康公戒成王其始只說箇好意思如豈弟君子皆指成王純嘏爾壽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事至有馮有翼以下乃說用賢大抵告人之法也

當如此須先令人歆慕此事則其肯從吾言必樂為之矣人傑

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今公讀詩只是將已意去包籠他如做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曾理會得濟得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便可觀盡何用逐日只睡得數章而又不曾透徹耶且如人入城郭須是逐街逐巷屋廬臺榭車馬人物一一看過方是今公等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都知得了如鄭詩雖淫亂然出其東門一詩却如此好女曰鷄鳴一詩意思亦好讀之真箇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者個讀以下論詩在

詩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沉潛諷誦
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過一部詩
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得全不濟事古人
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若不能興
起便不是讀詩因說永嘉之學只是要立新巧之說少
間指摘東西闢湊零碎便立說去縱說得是也只無益
莫道文未是沐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誦自然和氣從胃中流出其妙處
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
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
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

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
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体面而諷誦以得
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
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

問學者誦詩每篇誦得幾遍曰也不曾記只覺得熟便止
曰便是不得須是讀熟了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取百
來遍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見公每
日說得來乾燥元來不曾熟讀若讀到精熟時意思自
說不得如一下種子既下得種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
討糞去培擁他與他耘鋤方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
下得箇種子了便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如人相見纔

見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談如此何益所以意思都不
生與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乾燥這箇貪多不得讀得
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
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
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此句屬須
聲說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

大凡讀書先曉得文義了只是常常熟讀如看詩不須得
着意去裏面訓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
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四句吟咏者久之又
曰大雅中如烝民板柳等詩自有好底董氏舉侯苞
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自誦於其側不知此出在何處

他讀書多想見是如此又曰如孟子也大故分曉也不
用解他熟讀滋味自出夔孫

先生問林武子看詩何處曰至大雅大聲曰公前日方看
節南山如何恁地快恁地不得而今人看文字敏底一
揭開板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便只管看時也只是
恁地但百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
時顯彼脊領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
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說不得底裏面又曰生
民等篇也可見祭祀次第此與儀禮正相合義
問時舉看文字如何曰詩傳今日方看得綱領要之緊要

是要識得六義頭面分明則詩六無難看者曰讀詩全
在諷詠得熟則六義將自分明須使篇篇有箇下落始
得且如子善向着易傳往往畢竟不會熟如此則何緣
會泐洽渠云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
不記則思不起今學者看文字若記不得則何緣貫通
時舉曰緣資性魯鈍全記不起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
福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三二百遍
而後能熟積習讀去後來却赴賢良要知人只是不會
耐苦耳凡學者要須做得人難做底事方好若見做不
得便不去做要任其自然何緣做得事成切宜勉之時舉
問看詩如何曰方看得闕雅一篇未有疑處曰未要去討

疑處只熟看某注得訓詁字字分明便却玩索涵泳方
有所得若便要立議論往往裏面曲折其實未曉只驕
驕見得便自虛說耳恐不濟事此是三百篇之首可更

熟看時舉

先生謂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曰某意欲
先看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解曰便是不如此無却看
底道理才說却理會便是悠悠語今見看詩不逆頭看
一過云且等我看了一箇了却看那箇幾時得再看如
斯殺相似只是殺一陣便了不成說今夜且如此斯殺

明日又重新殺一番附

文蔚泛看諸家詩說先生曰某有集傳後只看集傳先生

又曰曾參看諸家否曰不曾曰却不可文蔚

解詩

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
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
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為周禮註
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
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
卷不知併何卷也

毛鄭所謂山東老學究歐陽會文章故詩意得之亦多但
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詩
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頭者蕪黃門詩說踈放

覺得好振

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煞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篇
又有論云何者為詩之本何者為詩之末詩之本不可
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論甚好近世自集
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了也害事如呂伯恭讀詩
記人只是看這箇它上面有底便看無底更不知看了
個

因言歐陽永叔本義而曰理義大本復明於世固自周程
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功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
叔原父孫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
好此是運數將開理義漸欲復明於世故也蕪明允說

歐陽之文處形容得極好近見其奏議文字如回河等
劄子皆說得盡誠如老蘓所言便如詩本義中辨毛鄭
處文辭舒緩而其說自到底不可移易也

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

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橫渠解詩多不平易程子說
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君一文作一事只做三
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易傳中亦有偏解作一
事者林文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義
間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
伊川者陸子靜看得二程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
譬如一塊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蓋是不識金

也人傑曰必大錄云橫渠解悠悠
蒼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

子由詩解好處多歐公詩本義亦好因說東萊改本書解
無闕疑處只據意說去本之問書解誰底好看曰東坡
解大經也好只有失如說人心惟危這般處便說得差
了如今看他底須是識他是與不是處始得也

問讀詩記序中雅鄭邪正之說未明曰向來看詩中鄭詩
邶鄘衛詩便是鄭衛之音其詩大段邪淫伯恭真以謂
詩皆賢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廟用之賓客此甚不然如
國風中亦多有邪淫者又問思無邪之義曰此只是三
百篇可蔽以詩中此言所謂無邪者讀詩之大體善者
可以勸而惡者可以戒若以為皆賢人所作賢人決不

肯為此若只一鄉一里中有箇恁地人專一作此怨刺
恐亦不靜至於皆欲被之絃歌用之宗廟如鄭衛之詩
豈不藝瀆用以祭幽厲裏如可也施之賓客燕饗六待
好賓客不得須衛靈陳幽乃可耳所謂詩可以興者使
人興起有所感發有所懲創可以觀者見一時之習俗
如此所以聖人存之不盡刪去便盡見當時風俗熒惡
非謂皆賢人所作耳大序說止乎禮義亦可疑小序尤
不可信皆是後人託之仍是不識義理不曉事如山東
學究者皆是取之左傳史記中所不取之君隨其謚之
美惡有得惡謚及傳中載其人之事者凡一時惡詩盡
以歸之最是鄭忽可憐見鄭風中惡詩皆以為刺之伯

恭又欲主張小序煅煉得鄭忽罪不勝誅鄭忽却不是
狡若是狡時它却須結齊國之援有以鉗制祭仲之徒
決不至於失國也謚法中如墮覆社稷曰頃便將柏舟
硬詩排為衛頃公便云賢人不遇小人在側更無分豈
處愿而無立曰傷衛門之詩使以誘陳傷愿而無立志
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詩豈是學校中氣象褰裳詩
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豈不是淫奔
之辭只緣左傳中韓宣子引豈無他人便將做國人思
大國之正已不知古人引詩但借其言以寓已意初不
理會上下文義偶一時引之耳伯恭只詩經領第一條
便載上蔡之說上蔡費盡辭說只解得箇恁而不怒繞

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

問今人自做一詩其所寓之意只自曉得前輩詩如何可盡解曰何況三百篇後人不肯道不會須要字字句句解得麼

當時解詩時且讀本文四五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諸人說與我意如何大綱都得之又讀三四十遍則道理流通自得矣

或問詩曰詩幾年埋沒被某取得出來做公門看得恁地搭滯看十年仍舊死了那一部詩今若有會讀書底人看某詩傳有不活絡處都塗了方好而今詩傳只堪減

不盡秦胡咏

其說詩太巧亦未必然古人直不如此今某說皆實靠直說揚

李茂欽問先生曾與東萊辨論淫奔之詩東萊謂詩人所作先生謂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曉其說曰若是詩人所作譏刺淫奔則婺州人如有淫奔東萊何不作一詩刺之茂欽又引他事問難先生曰未須別說只為我答此一句來茂欽辭窮先生曰若人家有隱僻事便作詩評其短譏刺此乃今之輕薄子好作謔詞嘲鄉里之類為一鄉所疾患者詩人溫醇必不如此如詩中所言有善有惡聖人兩存之善可勸惡可戒杞

其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於作

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攷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於聖賢也揚

因說學者解詩曰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頭邊是尾說不相應或中間數句是兩頭不是或尾頭是頭邊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審得這說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定斷說這說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并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公而今只是見已前人解詩便也要注解更不問道理只認捉着便據自家意思說於已無益於經有害濟得甚事凡先儒解經雖未

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為吾之益今公纔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於身為我之益而已個

詩傳中或云姑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所攷不免且用其說拱壽

詩傳只得如此說不容更着語工夫却在讀者必

問分詩之經詩之傳何也曰此得之於呂伯恭風雅之正則為經風雅之變則為傳如屈平之作離騷即經也如後人作反騷與夫九辯之類則為傳耳輝

同曰須是寬中看緊底意思因言匡衡漢儒幾語亦自說得好曰便是他做處却不如此炎

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至如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於一事便不如此了又曰讀詩須得他六義之體如風雅頌則是詩人之格後人說詩以為雜雅頌者緣釋七月之詩者以為備風雅頌三體所以啟後人之說如此又曰興之為言起也言興物而起其意如青青陵上栢青青河畔草皆是興物詩也如藁砧今何在何當大刀頭皆是比詩體也卓敬子說詩周南曰他大綱領處只在戒謹恐懼上只自關關雎鳩便從這裏做起後面只是漸漸推得濶個

論關雎之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于三百篇

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當

問二南之詩真是以此風化天下否曰亦不須問是要風

化天下與不風化天下且要從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云

云裏面看義理是如何今人讀書只是說向外面去却

於本文全不識之木

關雎之詩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宮闈中所作問程子云是

周公作曰也未見得是之木

關雎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

不到此作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天理方人

說后妃多失却文王了今以君子為文王伊川詩說多未
是璘

問器遠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
君子謂如此之泚女方可為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
之德曰這是鄭氏也如此說了某看來恁地說也得只
是覺得偏主一事無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
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這只
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
渾淪說這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孫賀
問曹兄云陳丈說關雎如何曹云言關雎以美夫人有謙
退不敢自當君子之德曰如此則淑女又別是一箇人

也曹云是如此先生笑曰今人說經多是恁地回互說
去如史丞相說書多是如此說祖伊恐奔告于受處亦
以紂為好人而不殺祖伊若他人則殺之矣先生乃云
讀書且虛心去看未要自去取舍且依古人書恁地讀
去又後自然見得義理卓

魏兄問左右芼之曰芼是擇也左右擇而取之也卓
解詩如抱橋柱浴水一般終是離脫不得鳥獸草木今在
眼前識得底便可窮究且如雉鳩不知是箇甚物亦只
得從他古說道是驚而胥別之類

魏才仲問詩閔睢注擊至也至先生作切至說似形容其
美如曰也只是恁地問芼字曰擇也讀詩只是將意思

想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疊疊
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閑雕形
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
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必不是以下底人又當知所以
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
則必當如太姒其原如此孫賀
雕鳩毛氏以為擊而育別一家作猛擊說謂雕鳩是鷲之
屬鷲自是沉驚之物恐無和樂之意蓋擊與至同言其
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意此是
興詩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雕鳩是擊而育別之物
荇菜是潔淨和柔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

全不相類只借它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閑雕
略不同也辛時

古說閑雕為玉雕擊而育別居水中善捕魚說得來可畏
當是鷹鷂之類做得勇武氣象恐后妃不然某見人說
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玉雕雖兩兩相隨然相離每遠此
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浩

王鳩嘗見淮上人說淮上有之狀如此間之鳩差小而長
常是雌雄二箇不相失雖然二箇不相失亦不曾相近
而立處須是隔丈來地所謂擊而育別也人未嘗見其
匹居而乘處乘處謂四箇同處也只是二箇相隨既不
失其偶又未嘗近而相狎所以為貴也余正甫云宵行

自是夜光之蟲夜行於地熠燿言其光耳非螢也芭今之善賈孫賀

卷耳

問卷耳與前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叙其所曾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亦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若螽斯則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此后妃之子孫衆多宜爾子孫振振兮却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此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着落乃好時舉因云螽只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

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把螽斯為名曰詩中固有以斯為語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即便是名也特李

樛木

問樛木詩樂只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越了其所著詩傳蓋皆推尋其脉理以平易求之不敢用一毫私意大抵古人道言語自是平沈著某云詩人道言語皆發乎情又不比他書曰然李

螽斯

不妬忌是后妃之一節閔睢所論是全體子方

兔置

問兔置詩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作賦看但其辭上下相應
恐當為興然亦是興之賦學

漢廣

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於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獫
狁學

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
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淳

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
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復說
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有心乎

竹度之躍躍兔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

有心兩句賀孫。詩傳
今作吳而此

汝墳

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
而未被其澤者都有意思

麟趾

問麟趾駉虞之詩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曰不是只
是取以為比云即此便是麟便是駉虞又問詩序說麟
趾之時無義理曰此語有病之

時舉說維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似亦不成文
理曰是牽

召南鵲巢

問召南之有鵲巢猶周南之有關雎關雎言窈窕淑女則
是明言后妃之德也惟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
何曰鳩之為物其性專靜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

舉時

采繁

問采蘋繁以供祭祀采泉耳

酒漿后妃夫人恐未必

親為之曰詩人且是如此

明

器之問采繁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
兩存從來說繁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底死說道
只為奉祭事不為蠶事之本

問采蘋詩若只作祭事說自是曉然若作蠶事說雖與為

覃同類而恐實非也為覃是女功采繁是婦職以為同

類亦無不可何必以蠶事而後同耶曰此說亦姑存之

而已舉時

殷其雷

問殷其雷比君子于後之類莫是寬緩和平故入正風曰

固然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此分別當時亦只是大約

如此取之聖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于詩則

癸乎情不同李可

標有梅

問標有梅何以入于正風曰此乃當文王與紂之世方變

惡入善未可全責備可學

問標奇梅之詩固出于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
人之情嘗見晉宋間奇怨父母之詩讀詩者於此亦歎
達男女之情蘇文

江有汜

罷之問江有汜序勤而無怨之說曰便是序不可信如此
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只看詩中說
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自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得
勤而無怨之意因問罷之此詩召南詩如何公方看周
南便又說召南讀書且要逐處沉潛次第理會不要班
班剝剝指東摘西都不濟事若能沉潛專一首得文字

只此便是治心養性之法才

何被禮矣

問何被禮矣之詩何以錄于召南曰也是奇些不穩當但
先儒相傳如此說也只得恁地就他說如定要分箇正
經及變詩也自難考據如頌中儘多周公說話而風雅
又未知如何續

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只
是一句其語拙耳璘

騶虞

騶虞之詩盖于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詠文王
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禮曰無事

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莠者葑仁也一發五紀義也

大必

仁在一發之前使庶類蕃殖者仁也一發五紀者義也傑

于嗟乎騶虞看來只可解做獸名以于嗟麟兮類之可見

若解做騶虞官終無甚意思 憫

邶 柏舟

問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關關雎鳩在河

之洲亦無異彼何以為與曰他下面便說淇水見得是

因彼與此此詩總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

比時

陳器之疑柏舟詩解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太深又屢辨賦

比興之體曰賦比興固不可以不辨然讀詩者須當諷

味看他詩人之意是在甚處如柏舟婦人不得於其夫

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

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

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為變風而

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其君子之不得于其

父弟之不得於其兄朋友之不相信處之皆當以此為

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過之也賈誼云

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則又失之遠矣讀

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是詩中一箇大義不可不理會得也 祖

罷之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未有和平意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齊可怨之事亦須還他齊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昊天更齊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患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

綠衣

或問綠衣卒章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二句曰言古人所為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政謂是爾

燕燕

或問燕燕卒章戴媯不以莊公之已死而勉莊姜以恩之可見溫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淵深所稟之厚故能如此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和義理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某讀詩於此數句讀書至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齊萬邦茲惟艱哉深誦嘆之

時舉說燕燕詩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于戴媯齊不能已者及四章乃見莊姜于戴媯非是情愛之私由其齊塞淵溫惠之德能自泐謹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而勉已

以不忘則見戴媯卒日于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若此無非情性之正也先生領之舉時

日月終風

又說日月終風二篇擬集注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燕燕是莊公死後之詩當居最後蓋詳終風之辭莊公于莊姜猶有往來之時但不暴則狎莊姜不能堪耳至日月則見莊公已絕不顧莊姜而莊姜不免微怨矣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而日月當次曰恐或如此舉時

式微

式微之問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

它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得齊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卹之意今人多被止乎禮義一句泥了只管去曲說且要平心看詩人之意如北門只是說官卑祿薄無可如何又如標齊梅女子自言婚姻之意如此看來自非正理但人情亦自齊如此者不可不知向見伯恭麗澤詩齊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詩亦自鄙俚可惡後來思之亦自是見得人情處為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子升問麗澤詩編得如何曰大綱亦好但自據他之意揀擇大率多喜深巧齊意者若平淡底詩則多不取問此亦齊接續三百篇之意否曰不知他亦

八卷二十一
須有此意木

簡考

問簡考詩張子謂其迹如此而其中固自有過人者夫能
卷而懷之是固可以為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
以為盡善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
之正樂故獻工之礼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為此則自
不得志耳舉時

泉水

問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注云安得出遊于彼而寫其憂哉
恐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於國以寫其憂否曰夫
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舉時

北門

問北門詩只作賦說如何曰當作賦而比當時必因出地
門而後作此詩亦有比意思舉可

問莫赤匪狐莫黑匪鳥狐與鳥不知詩人以比何物曰不
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
景象也舉時

靜女

問靜女注以為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為閒雅之意不知淫
奔之人方相與狎溺又何取乎閒雅曰淫奔之人不知
其為可醜但見其為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
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詩所謂德音無喪也

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此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

舉時

二子乘舟

問二子乘舟注取太史公語謂二子與申生不明驪姬之過同其意似取之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三人皆惡傷父之志而終于死之其情則可取雖於理為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

舉時

因說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伋壽以此觀之則人生自齊秉彝不係氣類

干旄

問文蔚彼姝者子指誰而言文蔚曰集傳言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賢者言車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將何以告之曰此依舊是用小序說此只是傍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也如此說方不費力今若如集傳說是說斷了再起覺得費力

淇澳

文蔚曰淇澳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修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齊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煅煉以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澗赫喧之詞三章但言寬綽戲譔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

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群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為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且如劉康公謂民愛天地之中以生便說得這般言語出蔚文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先生不作淫亂說何如曰有箇君子乎彼如何別將這箇做一樣說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於房處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所謂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蓋房之北也賀孫

狡童兼論鄭詩

鄭衛皆淫奔之詩風兩狡童皆是又豈是思君子刺怨忽愚何以為狡振

經書都被人說壞了前後相仍不覺且如狡童詩是序之妄安得當時人民敢指其君為狡童况怨之所為可謂之愚何狡之有當是男女相怨之詩浩

問狡童刺忽也古注謂詩人以狡童指忽而言前輩嘗舉春秋書忽之法且引碩鼠以况其義先生詩解取程子之言謂作詩未必皆聖賢則其言豈免小疵孔子刪詩而不去之者特取其可以為後戒耳琮謂鄭之詩人果若指斥其君目以狡童其疵大矣孔子自應刪去曰如何見得曰似不曾以狡童指忽且今所謂彼者它人之

義也所謂子者爾之義也他與爾似非共指一人而言
今詩人以維子之故使我不能贅言為憂忽之辭則彼
狡童兮自應別有所指矣曰却是指誰曰必是當時擅
命之臣曰不與我言兮却是如何曰如祭仲賣國受盟
之事國人何嘗與知琮因是以求碩鼠之義烏知必指
其君而非指其任事之臣哉曰如此解經盡是講康懷
人鄭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童自會託婚大國而借
其助矣謂之頑童可也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
曰鄭聲淫如將仲子自是男女相與之辭却干祭仲共
叔段甚事如褰裳自是男女相答之辭却干忽與突爭
國甚事但以意推看狡童便見所指是何人矣不特鄭

風詩序大率皆然問每篇詩名下一句恐不可無有一
句而下却似無用曰蘇氏有此說且如卷耳如何是后
妃之志南山有臺如何是樂得賢甚至漢廣之詩寧
是文王之道以下至求而不可得也尚自不妨却如德
廣所及也一句成甚說話又問大序如何曰其間亦自
有鑿說處如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按周禮史宥如大
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
失之迹却干國史甚事曰舊聞先生不取詩序之說未
能領受今聽一言之下遂活却一部毛詩
江疇問狡童刺忽也言其疾之太重曰若以當時之暴斂
於民觀之為言亦不為重蓋民之於君聚則為君臣散

則為仇讎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
寇仇是也然詩人之意本不如此何曾言狡童是刺忽
而序詩者妄意言之致得人如此說聖人言鄭聲淫者
蓋鄭人之詩多是言當時風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語
狡童想說當時之人非刺其君也又曰詩辭多暴出於
當時鄉談鄙俚之語雜而為之如鴟鴞云枯槁擗荼之
語皆此類也又曰此言乃周公為之周公不知其人如
何然其言皆聲牙難攷如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如立
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無逸一書中間厠字亦有
譎張為幻之語至若周官祭仲等篇却是官樣文字必
出於當時有司潤色之文非純周公語也又曰古人作

詩多有用意不相連續如嘒彼小星三五在東釋者皆
云小星者是在天至小之星也三五在東者是五緯之
星應在於東也其言全不相貫

問碩鼠狡童之刺其君不已甚乎曰碩鼠刺君重欲蓋暴
取虐民民怨之極則將視君如寇仇故發為怨上之辭
至此若狡童詩本非是刺忽總做刺忽便費得無限杜
撰說話鄭忽之罪不至已甚性往如宋襄這般人大言
無當有甚狡處狡童刺忽全不近傍些子若鄭突却是
狡詩意本不如此聖人云鄭聲淫蓋周衰惟鄭國最為
淫俗故諸詩多是此事東萊將鄭忽深文詆斥得可畏

孫賀

曹云陳先生以此詩不是刺忽但詩人說他人之言如彼
狡童兮不與我言兮微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言狡童
不與我言則已之曰又去裏面添一箇休字也這只是
衛人當時淫奔故其言鄙俚如此非是為君言也 卓

鷄鳴

問鷄鳴詩序却似不妨詩中却要理會其曰鷄既鳴矣朝
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舊注謂夫人以蠅聲為鷄
聲所以警戒所恃以感君聽者言有誠實而已今鷄亦
未鳴乃借蠅聲以給之一夕偶然其君尚以為非信它
夕其復敢言乎是曰莫是要作推托不肯起之意在不
鄙見政謂是酬答之辭曰如此說亦可 琮

著

問著是刺何人曰不知所刺但覺是親迎底詩古者五等
之爵朝祭祀以皆以充耳亦不知是說何人親迎所說
尚之以青黃素瓊瑤瑛大抵只是押韻如衛詩說良馬
六此是天子禮衛安得而有之看來只是押韻不知古
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不知是塞于耳中為復是
塞在耳外看來恐只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 蒙子

園有桃

園有桃似此詩升鄉

蟋蟀

問如蟋蟀之序全然鑿說固不在言然詩作于晉而風俗

於唐却須有說曰本是唐及居晉水方改號晉琮曰莫
是周之班籍只有唐而無晉否曰文侯之命書序固稱
晉矣曰書序想是紀事之詞若如春秋書晉之法乃在
曲沃既命之後豈亦係詩之意乎曰恁也說恁緊恰似
舉子做瑛又去

蟋蟀自做起底詩山有樞自做到底詩聖人所自作

邇七月

問邇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邇雅蜡祭
息老物則吹邇頌不知就邇詩觀之其孰為雅孰為頌
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
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邇之詩吹之

其調可以為風可為雅可為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
是邇之雅噫噫載芟豐年諸篇是邇之頌謂其言田之
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邇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
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夫道

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為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
十一月曰此亦不可攷如詩之月數即今之月孟子七
八月之間早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扛戎十二月與
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國語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
即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為改月則與孟子春秋
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為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
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為首末又有

正月又似不改月義剛

問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據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日。曆發之類是周正。即不見其用商正。而呂氏以為舉而迭用之何也。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絲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之也。時舉無統臣語恐記誤

問齊彼公堂稱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

因是以知民事也味川七年

鴟鴞

因論鴟鴞詩問周公使管仲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仲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造出一件事周公為之奈何哉。仲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舉時或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殺我管蔡不可復亂我王室不知是如此否畢竟當初是管蔡挾武庚為亂武庚是紂子豈有父為人所殺而其子安然視

之不報讎者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周公愛兒只得如此說自是人情是如此不知當初何故忽然使管蔡去監他做出一場大踈脫合天下之力以誅紂了却使出屋裏人自做出這一場大踈脫這是周公之過無可疑者然當初周公使管蔡者想見那時好在必不疑他後來有這樣事管蔡必是被武庚與商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啗它乘醉以語言離間之曰你是兄却出來在此周公是弟反捋大權以臨天下管蔡豈想被這幾箇唆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于孺子這都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使得管蔡如此後來周公所以做酒誥丁寧如此必是當日因酒做出許多事其

中間恩煞有說話而今書傳只載得大槩其中更有幾多機變曲折在個

東山

問東山詩序前後都是只中間插大夫美之一句便知不是周公作矣曰小序非出一手是後人旋旋添續往往失了前入本意如此類者多矣時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于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燾

破斧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如今

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你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了我折我斧，莫得闕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注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要這例，自恁地說。孫賀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義剛

問破斧詩傳何以謂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語大槩是如此。不必恁粘皮帶骨看，不成說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如孳孳為善，是舜之徒，然孳孳為善，亦有多少淺深。義剛錄詳別出。
安卿問破斧詩傳云：執銳皆聖人之徒，似未可謂聖

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時便是賊徒。公多年不相見，意此來必有大題目可商量。今却恁地如何做得工夫。恁地細碎，安卿因呈問曰：元生曰：程子言有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有得一二句喜者，到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如此讀將去，將又自解，踏着他關，挨了倏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須知道那一句有契於心，着實理會得。那一句透如此推來推去，方解有得。今只恁地包罩說道好，如喫物事相似，事事道好。若問那般較好，其好是如何，却又不知如此。濟得甚事，因云：如破斧詩，却是一箇好話頭，而今却只去理會那聖人之徒，便是

不曉。義剛

先生謂淳曰公當初說破斧詩其不合截得緊了不知更有甚疑曰當初只是疑被堅執銳是簾人如何謂之聖人之徒曰有簾底聖人之徒亦有讀書識文理底盜賊之徒淳

破斧詩最是箇好題目大有好理會處安卿適來只說那一句沒緊要底淳曰此詩見得周公之心分明天地正大之情只被那一句礙了曰只泥一句便是未見得他意味淳

九罭

寬厚溫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之詩乃責其君之辭何處討寬厚溫柔之意孫

九罭詩分明是東人願其東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暫寓信宿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暫寓信處耳是以有袞衣方是以兩字如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被袞衣之人無以我公歸奇無使我心悲兮其為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此緣序有刺朝廷不孫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其嘗謂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孫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歸叶是向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方

狼跋

狼跋其胡載橐其尾此興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略似程子
之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公孫碩膚如言
辛虜營及北狩之意言公之被毀非四國之流言乃公
自遜此大美爾此古人善於辭命處大必
問公孫碩膚注以為此乃詩人之意言此非四國之所為
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諛邪之口得以加
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云看來
詩人此意也回互委曲却大傷巧得來不好曰自是作
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
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書自是體當如此個
問公孫碩膚集傳之說如何曰魯昭公明是為季氏所逐

春秋却書云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耳是此意

二雅

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
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大必

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嘗見古
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嘗令孫子誦之則見其
詩果是儼至如鹿鳴之詩見得賓主之間相好之誠如
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儼切而不失義理之
正四牡之詩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
也此語甚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
人情少不得底說得儼切如皇皇者華即首云每懷靡

及其後便須咨詢咨謀看此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

白營

鹿鳴諸篇

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為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小雅如鹿鳴以下三篇及南有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閔睢卷耳采芣采蘋等篇皆是然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

常棣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人實以兄弟為不如友生也猶言喪亂既平之後乃謂反不如友生乎蓋疑而問之

辭也 幸時

蘇宜又問棠棣詩一章言兄弟之大略二章言其死亡相收三章言其患難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閒猶能外禦其侮一節輕一節而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愈重到得喪亂既平便謂兄弟不如友生其於所厚者薄如此則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則多為物欲所轉移故

天理常隱而難尋所以詩之卒章有是究是圖置其然乎之句反復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所謂生于憂患死於安樂那二章正是過人欲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冰胡

聖人之言自是精粗輕重得宜呂伯恭棠棣詩章說聖人之言大小高下皆宜而左右前後不相悖此句說得極好銖

伐木

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曰然又問醜酒云縮酌用茅是此意否恐茅乃以酌曰某亦嘗疑今人用茅縮酒古人芻狗乃酌酒之物

則茅之縮酒乃今以酢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絹帛故以茅縮酒也幹

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燾

天保

何福不除義如除戎器之除大必

問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承是繼承相接續之謂如何曰松柏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木犀亦然燾

問天保上三章天以福錫人君四章乃言其先君先王亦錫爾以福五章言民亦徧為爾德則福莫大于此矣故

卒章畢言之曰然幹

時舉說第一章至第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辭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至四章則以祭祀先公為言五章則以禘為爾德為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媿於祖考下無媿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新也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先生頷之牀重因云蓼蕭詩云令儀壽豈亦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稱是福也曰然舉時

采薇

又說采薇首章略言征夫之幽蓋以獯狁不可不征故舍其室家而不遑寧處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

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不復念其家矣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欲成其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其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而念之也其序恐如此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之詩皆有次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則或出于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略耳舉時

出車

問先生詩傳舊取此詩與閔睢詩論非天下之至靜不足以配天下之至健處今皆削之豈亦以其太精瑣耶曰正為後來看得如此故削去曰閔睢詩今引匡衡說甚好曰呂氏亦引但不如此詳便見古人看文字極寬博

如此銖

子善問詩畏此簡書簡書有二說一說簡書戒命也隣國
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詞曰後說為
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
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隣國也又問胡不旃旃東
萊以為初出軍時旌旗未展為卷而建之而不旃建故
曰此旗何不旃旃而飛揚乎蓋以命下之初我方憂心
悄悄而僕夫憔悴亦若人意之不舒也曰此說雖精巧
然胡不旃旃一句語勢似不如此胡不猶言豈不作人
言豈不旃旃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况醉耳如
此却自平正伯恭詩太巧詩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

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銖

魚麗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
樂這四句儘說得好道夫

南有嘉魚

子善問南有嘉魚詩中汕汕字曰是以木葉捕魚今所謂
魚花園是也問拘曰是機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俗謂
之癩漢指頭味甘而解酒毒有人家酒房一柱是此木
而醞酒不成左右前後有此則亦醞酒不成節

蓼蕭

時舉說蓼蕭湛露二詩曰文義也只如此却更須要諷詠

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乃好舉時

六月

六月詩既成我服不失于三十里常度方

采芑

時舉說采芑詩曰宣王南征蠻荆想不甚費力不費太段
戰鬪故只極稱其軍容之盛而已舉時

車攻

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
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
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

舉時

庭燎

時舉說庭燎有輝曰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
此是吳材老之說說此一字極有功也舉時

斯干

楊問橫渠說斯干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曰
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去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
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
也為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學兄
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為弟者但當知其盡恭而已如寇
萊公撞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既不是則不可學他
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寓

載弄之瓦瓦紡磚也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添
室乃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意其為紡磚也然未可必
舉時

節南山

自古小人其初只是它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柰何引得
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太師只是它一箇不好少
間到那瑣瑣姻婭處是幾箇人不好了剛
秉國之均均本當從金所謂如泥之在釣者不知釣是何
物時舉曰恐只是為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
急則其成器愈快恐此即是釣曰秉國之釣只是此義
今集傳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舉時

小弁

問小弁詩古今說者皆以為此詩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
竊以為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司至後
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與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
怨其親却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
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在伊何上面說何
辜于天亦一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語
也問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属于垣集
傳作賦體是以上兩句與下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以
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
人聞之也又曰看小雅雖未畢且併看大雅小雅後數

篇大槩相似只消兼看因言詩人所見極大如巧言詩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于
忖度之躍躍兔兎遇犬獲之此一章本意只是惡巧言
譏諍之人却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其蓋以其太
者興其小者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
極致也時舉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理義根于其心
故其形於言者自無非義理先生領之時

大東

有饒籩殮有棘棘亡詩傳云興也問似此等例却全無義
理曰興有二義有一樣全無義理炎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庚續也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

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珠

楚茨

楚茨一詩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子

問神保是饗詩傳謂神保是鬼神之嘉彌引楚詞語思靈
保子賢姁但詩中既說先祖是皇又說神保是饗似語
意重複如何曰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
巫當便是尸却是向來解錯了此兩字蔚文

甫田

子善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曰心序說志大心勞已是說他
不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為徒大心亦
何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

一步飲一步着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着實之功亦何益哉 銖

驕驕張王之意猶曰暢茂桀敖耳桀桀與驕驕之義同今

田畝間莠最硬搶 大必

瞻彼洛矣

問瞻彼洛矣洛水或云兩處曰只是這一洛有統言之有

說小地名東西京共千里東京六百里西京四百里 賀孫

車塵

問烈女傳引詩辰彼碩女作展彼碩女先生以為然且云

向來煞尋得 子方

實之初筵

問蘇軾有與蘇軾毛鄭以為祭服王氏以為戎服曰只是

戎服左傳云有蘇莠之跗注是也又曰詩多有酬酢應

答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

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

其臣桑扈鴛鴦皆然 賀孫

或問實之初筵詩是自作否曰有時亦是因飲酒之後作

此自戒也未可知 卓

漸漸之石

周家初興時周原膺膺董荼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祥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

索 文

大雅文王

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其間平易明白正大光明
問周受命如何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然觀周
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赴自有不可已
又問太王剪商左氏云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莫是意曰
此事難明但太王居于夷狄之邦強大已久商之政令
亦未必行於周大要天下公器所謂有德者易以興無
德者易以亡使紂無道太王取之何害今必言太王不
取則是武王為亂臣賊子若文王之事則分明是盛德
過人處孔子於泰伯亦云至德學可

文王詩直說出道理振

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耶只文王要恁地便是理人
如此便是帝命之也礪

問先生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既沒精神上與天合
看來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生也既有以異於人
則其散也其死與天為一則其聚也其精神上與天合
一陟一降在帝左右此又別是一理與衆人不同曰理
是如此若道真有箇文王上下下則不可若道詩人
只胡亂恁地說也不可蒙子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古注亦如此左氏傳天子所
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意傑人
馬節之問無過爾躬曰無自過絕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

伐蓋
卿

絲

虞尚質厥成文王厥厥生厥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時一
日之間虞尚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一時
見之如忽然跳起又曰麓說時如今人言軍勢益張義
舊嘗見橫渠詩傳中說周至太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據有
之地皆是中国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復
見此書矣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來漸
漸強大到得後來中原無主遂被他取了廣

械撲

問械撲何以見文王之能官人曰小序不可信類如此此

川舉說履帝武敏歆介攸止處曰敏字當為絕句蓋作
母鄙反叶上韻耳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
中亦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為稷契皆天生之耳
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
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時舉

既醉

時舉說既醉詩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為言如
華封人祝堯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意曰此兩
事孰有大於此者乎曰觀行常及既醉二詩見古之人
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
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也先生領之舉時

子善問釐爾女士曰女之有士行者錄曰荆公作向后冊

云唯昔先王釐厥士女士女與女士義自不同蘇子由

曾論及曰恐它只是倒用了一字耳因言荆公誥詞中

唯此冊做得極好後人皆學之不能及錄曰曾子固作

太子冊亦放此曰子固誠是學它只是不及耳子固

却是後面幾箇誥詞好因朝之制外而三公三少內而

皇后太子貴妃皆有冊但外自三公而下內自嬪妃而

下皆聽其辭免一辭惟皇后太子用冊錄

假樂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是願其子孫之眾多穆穆皇皇

篇與前後數詩同為稱揚之辭作序者為見棧樸

人材底意思故云能官人也行葦序尤可笑第一章只

是起興何與人及草木以祈黃耇是願頌之詞如今人

舉酒稱壽底言語只見有祈字便說是乞言當

棧樸序只下能官人三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楚茨等十來

篇皆是好詩如何見得是傷今思古只被亂在變雅中

便被後人如此想像如東坡說某處猪肉衆客稱羨之

意當

倅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生以為無甚

義理之興或解云云先生曰解書之法只是不要添字

追琢其章者以金玉其相故也勉勉我王者以經紀四

方故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降此是
比得齊整好者也璘

詩無許多事大雅精密選是何字以彙雅又曰解詩多是

推類得之方子

選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胡

字甚好人傑去偽錄注

皇矣

周人詠文王伐崇伐密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
天意云尔文王既戡黎又伐崇伐密已做得事勢如此
只是尚不肯伐紂故曰至德大必

詩學說皇矣詩先生謂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

無然歆羨上說起後而却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

文王先有這箇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于伐崇伐

密階道理合着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問無然畔援

無然歆羨竊恐是說文王生知之實得於天之所命自

然無畔援歆羨之意後而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文

王做工夫處曰然時舉

下武

昭茲來許漢碑作昭哉洪氏隸釋茲哉叶韻栢梁臺詩末

句韻亦同方子

文王有聲

問鎬至豐邑止二十五里武王何故自豐遷鎬曰此只以

後來事推之可見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得遷鎬之意亦是如此周得天下諸侯盡來朝覲豐之故宮不足以容之爾廣

生民

生民詩是叙事詩只得恁地蓋是叙那首尾要盡下武文

王有聲等詩却有反復歌詠底意思別義

問復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何如但詩中有此語自歐公

不信祥瑞故後人總見說祥瑞皆關之若如後世所謂

祥瑞固多偽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偽妄而併真實者皆

以為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為

廟

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願其子孫之賢道夫

舜功問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勿忘勿助長之意曰不必

如此說不愆是不得過不忘是不得忘能如此則能率

由舊章學可

此詩末章則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即

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下面百辟卿

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為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

綱常張而不弛也舉

公劉

問第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第四章方言居邑之

成不知未成邑之時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曰公劉始

於草創而入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問第四章君之宗之處曰東萊以為為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為群臣之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問徹田為糧處先生以為徹通也之說乃是橫渠說然以孟子考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公羊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似又與橫渠之說不同蓋未必是計畝而分也又問此詩與豳七月詩皆言公劉得民之盛想周家自后稷以來至公劉始稍盛耳曰自后稷之後至于不窋蓋已失其官守故云文武不先不窋至於公劉乃始復修其業故周室由是而興也舉

時舉說公劉詩鞞琫容刀注云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也如何謂之容臭曰如今香囊是也時舉

卷阿

時舉說卷阿詩畢以為詩中凡稱頌人君之壽考福祿者必歸於得人之盛故既醉詩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詩言受天之祿與千祿百福而必曰率由群匹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先生領之時舉

民勞

時舉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五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鋪叙如此便自可見故某以為古人

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為
戒時舉因謂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蓋以為
王者之休莫大於得人惟群臣無弃其功然後可以為
王之休美至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迄有德蓋
以為既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於已又不可以不親有
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
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
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
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先生頷之時舉

板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且與明祇一意

這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處終有此放肆他錄云這裏若有些遠理恰似天知得一般所以曰日監在茲又曰敬天之怒

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問渝字如何曰變也如

迅雷風烈必變之變但未至怒道夫。賀

道夫言昨來所論昊天曰明云至游衍此意莫祇是言

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
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遺既說得是
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余所以理會
不透祇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
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記曰西君相見揖讓而入門
入門而縣興揖讓而陞堂陞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

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
仁焉又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
闋孔子屢嘆之道夫曰如此則是合正理而不紊其序
便是仁曰恁地猜終是血脉不貫且反復熟看道夫
時舉說板詩問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
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
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因言讀書窮理當體之于
身九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吾心目
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

時舉○餘見
張子書類

湯

詩本說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
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
克終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
以下托文至言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
天之過如女興是力爾德不明與天不迺爾以酒匪上
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章之意先生領之時舉

抑

抑非刺厲王只是自警嘗攷衛武公生於宣王末年安得
有刺厲王之詩據國語只是自警詩中辭氣若作自警
甚有理若作刺厲王全然不順伯恭却謂國語非是浩
抑小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不應一詩既刺人又自

警之理且厲王無道一旦被人言提其耳以小子呼之
必不素休且厲王監謗暴虐無所不至此詩無限大過
都不問着却只點檢威儀之末此決不然以史記考之
武公即位厲王死之後宣王之時說者謂是追刺尤
不是伯恭主張小序又云史記不可信恐是武公必曾
事厲王若以為武公自警之詩則其意味甚長國語云
武公九十餘歲作此詩其間匪我言耄可以為據又如
謹爾侯度注家云所以制侯國之度只是侯國之度耳
曰喪厥國則是諸侯自謂無疑蓋武公作此詩使人日
夕諷誦以警已耳所以有小子告爾之類皆是箴戒作
文之體自指耳後漢侯苞亦有此說

先生說抑詩煞好鄭謂東萊硬要做刺厲王緣以爾汝字
礙曰如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
為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多大抵他說詩其原生
於不敢異先儒將詩去就那序被這此子礙便轉來穿
鑿胡說更不向前來廣大處去或有两三說則俱要存
之如一句或為興或為比或為賦則曰詩兼備此體某
謂既取興體則更不應又取比體既取比體則更不應
又取賦體說孩童便引石虎事證且要有字不曳白南
軒不解詩道詩不用解諸先生說好了南軒却易曉說
與他便轉淳

衛武公抑詩自作懿戒也中間有嗚呼小子等語自呼而

告之也其警戒持循如是所以詩人美其如切如礪方

雲漢

問雲漢詩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責已處太少曰然學

崧高

問崧高烝民二詩是皆遣大臣出為諸侯築城曰此也曉
不得封諸侯固是大事看烝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
車從人馬去也自勞攘古人做事有不可曉者如漢築
長安城都是去別處調發人來又只是數日便休詩云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注家多說是燕安之衆某說即召
公所封燕國之師不知當初何故不只教本土人築又
湏去別處發人來豈不大勞攘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

又却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又曰看烝民詩及
左傳國語周人說底話多有好處也是文武周公立學
校教養得許多人所以傳得這些言語如烝民詩大故
細膩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皆說得好錄小異

烝民

問烝民詩解云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
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
保則是為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說先生日記
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蔚曰他後一章云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童首舉仲

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
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
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
勝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鄭公輩是剛德勝如范忠宣
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柔
得好今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
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
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為入德之方則
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文蔚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
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

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
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
宜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
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它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
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文蔚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有些小委曲不正處否曰安得此
只是見得道理分明事事處之得其理有可全之道便
有委曲處亦是道理可以如此元不失正特不真犯之
耳若到殺身成仁處亦只得死古人只是平說中庸無
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

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
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
於孔光之徒而後已

周頌清廟

假以溢我當從在氏作何以恤我何遐通轉而為假也子方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詩成王不敢康詩傳皆斷以為成王誦其問
下武言成王之孚如何曰這箇且只得做武王說矣

我將

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於帝
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

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
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
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
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
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
配之爾

敬之

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節

絲衣

繹祭之明日也賓尸以賓客之禮燕為尸者敬

魯頌泮水

泮宮小序詩傳不取或言詩中既作泮宮則未必非修也
直卿云此落成之詩佐

閔宮

太王剪商武王所言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
是其事素定矣橫渠亦言周之於商有不純臣之義蓋
自其祖宗遷幽遷卽皆其僻遠自居非商之所封也
揚

商頌

商頌簡與方子

伯豐問商頌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代楚而已其事可攷安
有莫敢不來王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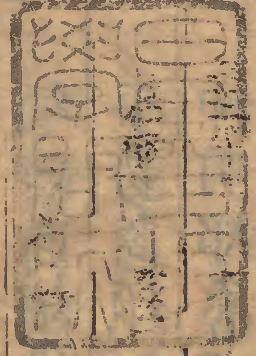
祀其先代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
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
平易商頌之辭自是與古非宋襄可作又問頌是告于
神明却魯頌中多是頌當時之君如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僖公豈有此事曰是頌願之辭又問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孟子引以為周公如何曰孟子引經自是不子細
又問或謂魯頌非三百篇之類夫子姑附於此耳曰思
無邪一句正出魯頌備

玄鳥

問玄鳥詩吞卵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是有此今
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為必無淳

長發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天之生湯恰好到合生時節湯之脩
德又無一日間斷



言八十一長終

